

# THE

深淵

〔加〕尼克·卡特  
黄冰倩 译

著

Nick Cutter

# DEEP

# 深 渊

[加]尼克·卡特——著  
黄冰倩——译

**THE DEEP**  
**Nick Cutt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渊 / (加) 尼克·卡特著; 黄冰倩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12

书名原文: The Deep

ISBN 978-7-5699-2325-4

I. ①深… II. ①尼… ②黄…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7169 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8062

Nick Cutter

*The Deep*

## 深渊

SHENYUAN

作 者 | [加] 尼克·卡特

译 者 | 黄冰倩

出 版 人 | 王训海

策划编辑 | 韩 笑 黄思远

责任编辑 | 徐敏峰 韩 笑

营销编辑 | 陈 煜 呼秀雯

封面设计 | Moo Design 刘 伟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0316-365658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14.5

字 数 | 329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2325-4

定 价 | 5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尼克·卡特是加拿大著名小说家、编剧。尼克·卡特是他创作惊悚小说时专用的笔名。他用本名克雷格·戴维森创作的文学作品《锈与骨》曾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由法国著名女演员玛丽昂·歌迪亚主演。

他创作的惊悚小说《军团》和《深渊》在北美掀起了一股“肉体恐怖小说”风潮。

尼克·卡特作品

NICK CUTTER

---

《军团》

THE TROOP

《深渊》

THE DEEP

出版人：王训海

策划编辑：韩笑 黄思远

责任编辑：徐敬峰 韩笑

营销编辑：陈煜 呼秀雯

封面设计：Moo Design 刘伟

责任印制：刘银 范玉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 第一章 掠夺者病毒 / 001
- 第二章 下沉 / 071
- 第三章 的里雅斯特号 / 105
- 第四章 神仙蜜 / 171
- 第五章 蜜罐 / 323
- 第六章 无花果人 / 421
- 
- 致谢 / 451

## 第一章

# 掠夺者病毒





老头的脑袋上爬满了螳螂。

一开始，卢克以为那只是顶怪异的假发，但他身在关岛的最南端，距太平洋仅有几英里，而且这人衣衫褴褛，脚上穿着一双破鞋，看起来像是用破旧的轮胎条绑起来做成的。这还戴什么假发？

司机也看到了这个老头。他咬着牙倒吸一口气，压低嗓门嘀咕了一句话，是咒骂，又或者是祷告，因为是当地的方言，卢克听不懂。

“我来吧，”卢克对司机说道，“你在这里等着。”

他用手肘顶开吉普车的车门。天哪，真是够热的！从第一脚踏上阿加尼亚机场的跑道，热浪就当头给了他一拳。现在他又吃了一拳——充满向阳植物花蜜味道的热带空气直扑卢克，细密的汗珠从他的眉间不断爆出。

老头面朝一间单层厂房站着。地上散布着毂盖和曲轴箱，缠绕着生锈的铁丝，乱成一团。手腕粗细的藤蔓像蛇一样从绿色植簇中蜿蜒而出，与这些工业垃圾纠缠在一起；如果没人来清理的话，茂盛的丛林在几个月内就会重新占领这个角落。

老头徒劳而偏执地撞向墙壁，似乎想要走进墙体。他的“凉鞋”

蹭在泛黄的泥砖上，发出唰唰的声音。他赤裸的胳膊及脖子上都有斑点。这些痂看起来有一毛钱硬币大小，比卢克曾经见过的要大。其中有些已经裂开了口子，流出灰色的脓液。

卢克不知道是什么招来了这些螳螂。大概是从蔓延在商店屋顶上的诡异藤蔓上掉下来的吧。也有可能是这人头皮上的什么东西，或者散发出的什么物质，吸引了螳螂。

这大概是卢克见过的最大的昆虫。每只螳螂都有他拇指那么大，看上去非常健壮，脸部尖锐而丑陋，弧形的下腹鼓鼓囊囊，高高翘起。差不多有 13 只，密密麻麻地爬满这人的脑壳。

卢克觉得这些东西突然齐刷刷转头瞪向他。

他退到沟里，双脚陷入淤泥。淤泥犹如一张贪婪的没有嘴唇的棕色大嘴吞噬着他的靴子，卢克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种感觉。

他找到一根棍子，又走了过去。那些虫子在老头的头皮上扭动着，挤挤攘攘，而这人的脑袋上原本覆盖着缕缕柔软的白发，像婴儿头上的绒毛一样。虫子的外壳摩擦着，发出窸窣的声音。它们到底在搞什么鬼？

卢克观察着它们仿佛编排过的举动。刺鼻的柴油燃烧味与向阳植物的气味混合，激发出一种黏腻的烟雾，呛住了他的喉咙。远远地，他听到司机重复着之前说的那些话——低声的咒骂或是祷告——这让卢克担心他会发动吉普车溜之大吉，把他扔在这里，和这个老头、这群螳螂、这股热浪以及这片扭曲的丛林为伴。

神啊，这些虫子到底在干什么？

一只螳螂凶暴地用钳子将另一只钉住，然后张开尖利的口器，狠狠地把另一只的头咬成两半。它们的腹部贴在一起。卢克能清楚地看到，雌螳螂在吃雄螳螂的头时，雄螳螂的触须在疯狂乱摆。

卢克用棍子把螳螂从老头的脑袋上拨弄下来。一只被咬断头的雄螳螂跌跌撞撞爬过卢克的手指；他赶紧把它甩进淤泥里，与其他同类落在一起。一股蹂躏它们、将之碾成肉泥的欲望油然而生。

然而，卢克用手扳住老头的肩膀，将他转过来。他的表情似曾相识：空虚迷茫。他眼神涣散，眼皮边缘密密麻麻地长满了痘瘤，使得他的皮肤看上去皱如橘皮。他的嘴大张着，舌头上仿佛盖着一层白色的薄膜。这老头大概好几天没喝水了，可能是忘了喝吧。

这就是感染这种病毒后的症状：你先是忘记一些小事，此后是不那么小的事，然后是大事。之后，就是至关重要的事了。最后，你的心脏忘了怎么跳动，你的肺忘了怎么呼吸，你将在一无所知中死去。

卢克给这个老头转了个方向，他开始向前走。他会这么一直走下去，直到摔倒，或者踏下悬崖，或者绊进豹子的巢穴，如果这附近有豹子的话。而卢克对此完全无能为力。

他重新爬进吉普车。司机绕过蹒跚着前行的老头，老头脚踝以下已经陷入了黏泥。随着车子开远，老头在刺鼻的烟雾中渐渐模糊。

通往英纳拉汉小镇的路边种着一排棕榈树，被热浪熏得蔫头耷脑。建筑都是印第安乡村风格，薄薄的屋顶上刷着白粉，其貌不扬，稍显破旧，却功能齐全。

吉普车开过，车尾扬起一片红色沙尘，在逼人的炽热里飞扬盘旋，久久不落。车内通风口吹出潮湿闷热的空气，汗渍和灰尘腻在卢克后颈褶皱的皮肤上，又脏又黏。

太平洋向南方延伸，水的颜色渐深，慢慢转为冰蓝。两位阿婆坐在弯曲的门廊上，抽着方头雪茄。村民们都神色安详，无忧无虑。商店看上去也没有被劫掠过的痕迹。这种事儿在其他地方发生过，但这里绝大部分的人性都还在坚持。哪怕这是天灾，也算得上井然有序了。

村里的孩子们望着吉普车隆隆地呼啸而过。其中一个大约8岁的女孩，冲着卢克笑了。一簇黑斑汇集在她的肘部，斑斑驳驳的，就好像熟透的香蕉外皮上的黑点。

就是这些黑斑。它们会越长越大，布满她的身体，结痂化脓……而她就会变得健忘。先是无关痛痒的小事儿，诸如不记得娃娃放在哪里了，不记得怎么看时间。然后她会忘记怎么系鞋带，

可能弯着腰花上几个小时也摆弄不好；明明学过小兔耳朵系鞋带法呀，不就是把鞋带捏成环，穿过去，拉紧吗？一开始她会觉得自己好笑——我怎么这么笨呀！但小孩子嘛，很快就会开始焦躁大哭。

之后，她忘掉了弟弟的名字，忘掉了爸爸烟丝的味道。过不了多久，她连镜子里的自己都认不出了。她不记得冷和热是什么感觉，再往后就连何为冷热都不知道了。在卢克看来，这是最糟糕的情况了：人与生俱来的各种感官要素，通通忘得一干二净。她看着院子里的坚果树，却记不得叶子拂过她皮肤的触感；很快她连叶子是什么都忘了，也不记得叶子对树来说有多重要，一如血管之于我们的身体。（当然，到那时候，她也不会记得什么是血管了。）她再也不记得这些坚果有多么美味。再之后，她连吃东西为什么这么重要都不记得了。

树对她来说毫无意义。事实上，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游艇停泊在距英纳拉汉码头 500 码外。

它原本的主人是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大亨，它的原产地在日本冲绳，但是美国政府最近征用它为科学服务了。有人跟卢克说，它的原主人并没有因它被没收而据理力争，因为他根本不记得自己还买过一艘游艇。掠夺者总有办法巧取豪夺。

卢克拎上行李包，向司机点头告别。他的靴子把被太阳晒得发黑的木板踩得吱吱作响。招潮蟹围绕着桩子四处乱爬，扬起阵阵沙尘。一条鳗鱼——宛如一段蜿蜒的黑色丝带——猛然窜出，将一只蟹衔起，然后消失在码头下。

动物们并没有被感染，不知道原因。没有斑点，也没有掠夺者病毒。只有蜜蜂被感染了，是最早且唯一被感染的种类。

一些小艇停泊在码头的尽头，生锈的船板上散落着发霉的渔网。密密麻麻的苍蝇像一阵黑雾，在卢克前方翻滚飞舞，沸沸扬扬。有一只落在他的前臂上，是一只马蝇，它的复眼反射着阳光，闪烁得好似一颗迪斯科舞厅的舞台球灯。

卢克一掌把它拍掉。马蝇嗡嗡地叫着，绊在他的手掌和胳膊的肌肤之间，一阵令人作呕的反感油然而生，卢克赶紧把手拿开。马

蝇毫不在意地逃了出去。

游艇并不远。卢克可以游过去——实际上他很想下水，天太热了，他浑身脏兮兮的，难受到从骨子里发出诡异的嘟哝声。他遮挡着阳光，眯缝着眼睛向游艇望去。太晃眼了，几乎连个影子都看不清。

他把背包扔进一艘小橡皮艇，拉动绳索启动引擎，操控着小艇驶离小村庄里矮胖的建筑，驶离那个浑身长满可怕斑点的女孩儿。

水是冰凉的蓝色，让卢克联想起爱荷华城老式理发店里常见的那种用来浸泡梳子的消毒液。卢克小时候听一个理发师傅说过，如果不慎喝下，那东西绝对能致命。这师傅说得好像怀疑卢克挺想喝似的。

卢克凝神向北方望去，视线越过山顶。他看到一座教堂，大概有几个世纪那么老了，可能是这地方最早的移民建造的。教堂正在着火，尖顶肯定先被烧掉了，屋顶梁被烧成灰烬，直到顶上剩余的部分砸下礼拜堂的前廊。

全村其他建筑都完好无损，唯有这座教堂被烧毁了。

游艇在一处半月湾边上抛锚了。一个男人站在甲板上，瘦长而关节分明的手足不幸让卢克想起那个老头脑袋上的螳螂。

“尼尔森博士，”这男人伸出手来，“我是里昂·巴斯盖特，很高兴看到您安全抵达。”

卢克审视着巴斯盖特伸出的胳膊——如条件反射般，他的眼神总是不由自主地望向别人的手臂。研究表明，掠夺者病毒不会通过身体接触和体液交换传播，也不会作为空气中的病原体传播。但是这项结论的证实花费了不少时间。不幸的是，在这个结论被广泛理解和接受之前，许多惨事已经发生了。很多人就因为记不起一些尘封旧事而被冷酷地击毙。好一阵子，“我刚刚还记着呢”这句话成了理直气壮的被谋杀的理由。

游艇很豪华，所有东西都闪闪发光。卢克感觉自己漂在一沓冷冰冰的钞票上。

巴斯盖特看懂了他的表情。他说：“这玩意我也是第一次坐。”

篮子里躺着一瓶香槟。巴斯盖特耸耸肩。

“我在甲板上找到的，发现就快要过期了。”他说。

1988年的库克香槟，高级货。巴斯盖特把香槟倒进水晶杯里，



递了一杯给他。卢克浅尝了一口，香槟气味直冲他的鼻管。

巴斯盖特问道：“一路上怎么样？”

感觉走不到尽头。卢克想这么回答他。

差不多有八千英里，从芝加哥，在那儿他搭上第一班飞机，然后到关岛首都阿加尼亚，这八千英里就如同一场诡异的白日梦魇。

在出爱荷华城的路上，卢克在出州际公路的一家埃克森加油站停下。高速公路并没有被胡乱停放和丢弃的车子堵住，并不像故事里描绘的大天灾那样。因为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灾，卢克只得不断地提醒自己，这些只不过是偶然发生的一些不太妙的事儿。

因为这个原因，或者只是出于习惯，重要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占有的想法占了上风。逝者也会被掩埋——不一定都埋进墓园，但遗体肯定都会被埋进地下。还能看到礼仪的存留，这是好事。

加油站已经空了，油泵都关了。便利店的门大开着，走廊上洒满黄昏的阴影。空气潮闷黏腻，看来空调也没用了。蚂蚁成群结队地爬在冷柜的玻璃上。

卢克什么都做不了。他打开一袋夹心面包，狼吞虎咽地吃掉了。又撕开了一本《阁楼》杂志的塑封，翻到折页。这种感觉相当自由——但也挺吓人的。

他把车开回到州际公路上。油表的指针将要颤巍巍地划过“空”的标识。当他找到另一家加油站，发现那儿熙熙攘攘。人们都在加油，买薯片和汽水，喜悦却又木然，无意识地做着这一切。看到灯亮着，这挺好的。挺方便给钱的。那种一切如常的感觉又回来了。地球照常运转，不是吗？

那些麻烦事儿如今经常发生。你找不着汽油，爆胎了没处换新轮胎。有可能你设定了一个目的地，却永远到不了。一千个新的路